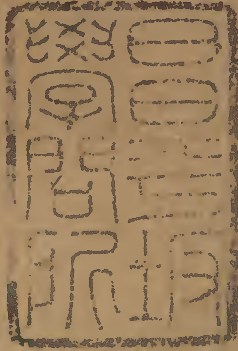


潛溪集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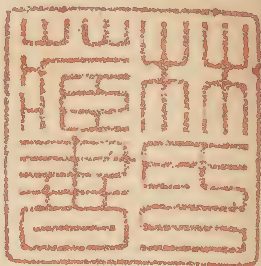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三四二號	類
七五函	架
八冊	冊

內閣文庫	
一〇三四二號	漢書
七五函	架
八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42
冊數	8(6)
函號	316 76





潛溪集卷六

淺草文庫

金華宋濂著

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柳先生行狀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曾祖考蘊

妣童氏

祖考補之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

妣金氏

考金宋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皇元贈奉

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

江縣男

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出於有熊至展禽仕魯為士師食采柳下因以為姓自後子孫寔盛世家河東宋建炎中先生七世祖鑄始從趙忠簡公鼎自河東遷杭子森復自杭遷婺之浦江森三傳至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鄆縣令金高鄆先生父也先生素有美質雖未成人時即不苟取嘗隨高鄆遊神祠拾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求而還之高鄆驚異甫及冠遣受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粹仁

山遠宗徽國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從鄉先生方公鳳與粵謝公翹括吳公思齊游歷攷先秦兩漢以來諸文章家大肆於文開闔變化無不如意先生曾不自以為足復裹糧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之純長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為之傾盡陰山牟公應龍得太史李心傳史學端續且諳勝國文獻淵源之懿儀章官簿族系如指諸掌先生又徃悉受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

閩四方矣國朝大德四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
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遷昌國州學
正江山乃大山窮絕之境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中
先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滿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
明一見輒器重俾諸子師事之當時號為名公卿者
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澂嘗語人曰東陽柳
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以
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延祐四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八銓曹以士論所歸特授湖廣等處儒
學副提舉未上六年己未改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

至治元年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敬之如神明
其後散之四方幾千餘人去為良御史名監司者甚
衆泰定元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士陞徵
事即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
論先生為權準古今敷繹詳緻廷議莫不多之勳戚
大臣請謚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為之質正定
名三月皆畢館江守李侯偶為部使者所劾他使者
力辯其誣後官至集賢侍講法應得謚其子欲入金
沒臨江寺先生辭之卒明其非罪枋國者欲以其祚
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唯恐有忤先生毅然持

不可事遂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請錫封
爵中書下其事先生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將亂請
檄所部禁駭之沅陵歲貢包茆四十餘甌茆輕舟搖
押行更多沉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三之二附他貢
以輸浙東西每三歲更造漕舟民甚苦之舟一涉輒
棄不視先生白相臣造船可以脩治之其當新者聽
給沒入贓吏錢毋病民會有力沮者不行監察御史
馬公祖常薦先生堪任風憲章再上弗報三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七以文林郎出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龍興郡學久廢不治先生請宰府新之聘延名儒孫
轍為學者師士風為之復振他書院不藉於禮官者
亡慮數十其出納布粟從提舉署主領一員司之有
力者常行貨求檄至則軋沒為奸先生盡罷遣分隸
所在學官提舉朝夕膳歲進米凡八十石皆取於諸
生餼稟中先生謝不受後來莫有敢進餼其弊者黃
冠師建三靈廟以侵學地浮屠據東湖書院田二百
三十畝而羸先生皆為復之葺漢先賢徐孺子墓立
宋高士蘇軾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
求而重刻焉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豐城學
徒挾姦以持校官短長時主教者又不知以職自振

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南康倉吏
坐飛糧株速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先生讞其
獄先生為鉤摘隱伏所平反者甚多備秩而歸杜門
不出者十餘年先廬數間僅蔽風雨而饘粥或不繼
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居崑壑海內仰之猶如魯
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為斯文隆替之候風
紀行部必過門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七
十二朝廷更化任用老成臺閣近臣有以先生名聞
于上者於是有旨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
編脩官起先生於家先生即冠帶見使者退謂人

曰吾今幸親禁近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死
不恨矣會貢舉法復行江浙行中書留主文衡二年
壬午夏五月至官僅七閱月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
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三矣省臺樞府而下皆來
歸賻館閣之士至於灑泣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
子博士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
事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在成均為同僚友至是哭之
尤哀家孫頴奉靈輜南還諸公相與陳奠都門見者
皆咨嗟隕涕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夫人
盛氏合塋通化鄉荆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

十二年卒子男三齒同因孫男二和穎穆和天文一
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近思
錄廣輯三卷字絲二卷藏于家先生局度凝定燕居
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
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
孝友本乎天性季弟實出為人後遇之有恩不超在
家者生平以獎進人材為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倦
人有一善播之唯恐不亟士類咸樂歸之讀書博覽
強記自禮樂兵刑陰陽律曆田粟地志字學族譜及
老佛家書莫不通貫國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尤
為精詳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公本謂其妙處不減
李陽冰為文章有奇氣審容紆徐如老将統百萬兵
雖旗幟鮮明戈甲燭煌不見有喑鳴叱咤之聲若先
生者庶幾有德有言為一代之儒宗者矣先生既沒
同門友戴良既著哀頌一篇以洩無窮之悲復恐先
生之群行湮沒無以顯白於來世俾濂伏之濂雖不
敏受先生之教為深因不讓而蒐羅缺逸評隲成章
以附家乘之後雖言之不文幸無媿辭它日太常特
為定謚史官特為立傳尚有采於此云謹狀至正五
年十月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元故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吳公行狀

曾祖諱聞皇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

軍追封渤海郡公

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祖諱蕃皇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

渤海郡公

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父諱伯紹皇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

柱國追封渤海公

妣金氏追封渤海夫人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德政鄉尊仁里年八十二

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初名佐孫後避十世祖諱

而更以今名其先出自毗陵毗陵吳之正陵乃季子

之采邑也自時厥後一遷于鄱陽再遷於婺之浦陽

浦陽北鄙有里曰新田去今縣治二十餘里吳氏之

先祖家焉其冢猶在大樓山之原歷三傳有一翁始

生六季其分子公養唐乾寧初又遷縣西吳溪上公

養生伯勝伯勝生文昌文昌生承倚承倚生佐佐生

崇崇生子玳子玳生嗣明嗣明生元禮元禮生景行

景行生璣璣生宣慰公聞世隱於農而能以頌詩讀

書為務委社稷休有自來矣聞生太常公蕃字衍之
以質遷有無稍出游梁楚間晚而無子以一從兄迪
公即英之季子伯紹為之後伯紹實承旨公一名寶
字伯玉公之父也公生四歲渤海郡夫人沒七歲而
渤海夫人亡十歲而太常公亦捐館舍公獨與承旨
公居承旨公寬厚長者強宗右姓時侵苦之至奪其
土田承旨公莫能誰何益衰削不振公時雖在童孺
痛徹心髓仰天自誓曰彼之陵轢我者利其孤幼也
予稍長不能揚眉出一語向人豈丈夫也哉遂自力
於學宗人幼敏家多納名士大夫鄉先生方公鳳粵
謝公翹拈吳公思齊咸寓其處或談名理及古今成
敗治亂或相與倡酬歌詩公每出侍側聞其言有會
心處輒記之終身不忘入坐書塾凝然如癡他生晚
各散去猶執卷呻吟弗輟偶見文蠱疾諸醫不能療數
至困殆如是者十年人為公危有相者謂曰子貌當
貴甚疾且亡害何不游學以暢其懷乎能如吾言病
不藥而自已公然之乃入郡城習史事於帥閫不數
月其疾果瘳聞錢唐為東南都會而行中書檄馬一
時人物之所萃復謀往游居數年而莫有用之者公
嘆曰王侯將相寧有種耶吾殆俟時也此而不遇豈

別無其地乎於是不告戚媼交友直走京師日與貴
公鄉接所見益恢弘而所守益凝定第困於在下而
峻登樞要者又諱問布衣隻影翩翩於五千里外惡
衣菲食或不能繼凡歷三十有六年而落魄益甚矣
其剛勁不屈之氣初不肯少貶以徇流俗或憫公勸
其南歸公笑曰生為寄死為弃何分冀北與江南乎
掉頭去不顧大德中會有旨粉黃金為泥書毗盧大
藏經禮部選筆札端謹者充公在選中以勞當得一
官夫幾罷延祐初明命在潛邸用大臣薦入備說書
已而出幸北藩又罷去泰定元年奉省檄為上都儒
學正迨之官已為代者所先時太師德王馬札兒台
留守灤京聞公氣岸恢廓延而與之語大悅以為南
陽諸葛孔明亦不是過因聘入賓館使教其二子長
則中書右丞相脫脫次則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公
遂留德王家後德王日益貴顯事有難決者必督問
而後行如卜著龜無少爽者德王益敬之遇休沐日
必與公對語終日德王曰吾與他儒生語輒欠伸思
睡今與君言有若聆鈞天廣樂終日而不知倦君誠
奇士哉語已熟視公連稱賽銀者再賽銀華言所謂
好也元統二年丞相方執法中臺以公在先朝有講

說之勞言於上命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與對品階
中書難之擬授副提舉階將士佐郎未及上重紀至
元二年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
司承發架閣廉照磨而公年已六十二矣三年遷中
政院架閣管勾四年至官僅三月陞本院長史公盡
心弗懈出納惟允中宮有白金束帛之賜遠國遣使
欲獻群馬以徵求厚慎同列以為利爭言之公揣其
道塗所經屢涉海洋非二年不可到縱到馬亦病死
不能多力却去之六年丞相之從父秦王伯顏方秉
鈞軸恃其有定策功專權自恣悉變亂舊章出入擁
重兵以自衛中外危疑上深患之丞相時為御史大
夫乃召之問計丞相以謀于家為對公曰大夫失言
幾事不密則害成矣丞相驚曰謀將安出公曰宜亟
黜之以謝天下丞相以親嫌辭公曰傳有之大義滅
親大夫知有朝耳家固不宜恤丞相曰事不成奈何
公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復何惜即死亦不失為忠義
鬼丞相頷足曰吾意決矣乃入奏久之未敢動適秦
王侍皇太子出獵柳林丞相欲發公曰皇太子在軍
中脫挾之以生他變何以處之丞相悟急白太后傳
旨趣以歸閉京城自守遣使持詔散遣諸軍出秦王

為河南行省丞相一及舊政民大說上召公協贊公
召至便殿慰諭甚至會內臣以玉盃進饌輒輟以食
公特超一十餘階授公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七年
改本院侍講學士進階中奉大夫復召入龍光殿錫
以黃金束帶丞相亦自是進位台司國有大事上命
必定於公公亦慨然以澤被斯民為己任有知無不
言言之丞相無不行天下翕然比後至元之治於前
至元公之功居多然公謙抑未嘗與人言故人不可
知所可知者其與議中書時一二事而已科舉廢已
久公力言丞相曰科舉之行未必人人食祿且緣此
而家有讀書之人人誦書則自不敢為非其有繫於
治道不小丞相因奏後之二浙民食鹽病民為甚其
直漸增至數倍民不堪命公為言之減其額而下其
估他如楮幣銅錢相權之宜有司公田多科之優官
寺建設之冗繁江南雇役之長利公咸一一建白多
已見於行事拜集賢學士階資善大夫居亡何以年
及謝事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
仕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
先是御史言公躡進官階奪其誥命至是察官辨其
誣後之公生於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

薨於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
以薨後一月葬于德政鄉後吳山徐塢承旨公之墓
左實八月十二日庚申也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
後娶金李二氏金氏累封渤海國夫人子男二長采字
立天九歲善屬文博通經史百家衆流之言蔚為儒
宗文師延祐庚申以春秋預鄉薦後用御史察舉為
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四方學者尊之私謚曰淵穎
先生亦先十七年卒次志道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孫
男三長士諱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次士謚次存
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于曾孫女一申公續書欲
言忠信及事君能致其身之語尤深有契悟終身言
必思踐至於國家有急輒欲忘軀徇之而不以為難
經史格言可以斷大事決大疑者皆謹記之故其臨
事未嘗少惑善評文詞林宗工與公遊者以所草詔
令示之公為指其瑕疵極中事情人皆嘆服性尚風
義德王夫婦薨公年已八十不憚鯨波之險親往京
師行弔祭之禮尤世之所難公深沉有謀絕不事表
暴人但見其堅凝醇篤有若儒緩不知遇事快利若
風鷗掠林健颿挾舟以飛也承旨公薨墓碑未立丞

相欲為奏勅詞臣撰文以遺之公曰先君隱約田間
少見於事為若挾天子威命以彌文本侈之固無不可是
非以誠馮先君也卒辭之乃自疊巨石十五成為碑大書
所封官號後列幼時辛苦艱難與其自誓之意刻諸石陰
且謂人曰此吾所以酬素志也公家食將十年跬步不妄
出終日正衣冠危坐或至夜分未嘗有惰怠容賓至則相
與劇談當世之務玉貫珠聯聞者解頰方岳重臣仰慕書
光遣使執饋食之禮州縣大夫俯伏迎拜唯恐不恭四海
之內雖愚夫愚婦亦皆能道公名字而公初無自驕之色
遇鄉黨者如貧賤時官府事一髮不相涉儻從或以惡言
加人輒縛致有司杖之生平不惑於堪輿家誑誕無驗之
說遺言隨地而莖但毋使土親膚又以無大功業不必乞
銘於人以為識者之所訕鄙乃自序歷官次第而系之以
辭曰余生雖艱非有所覬漫游京華旅食三紀際時休明
偶膺祿仕位躋極品恩封三世儒者之榮於斯為至報上
一誠如水東注樹碑自銘以詔來裔人以為實錄云夫天
之生材欲振之張之以昌大其支必抑之斂之以培植其
本譬之於物其榮腴流於發生之日者皆出於嚴冰雪
雪摧折之餘蓋養之不厚則發之不茂其勢然也公以惇
龐宏碩之資蘊康濟經綸之具司造物者特晦之於少齡

而顯之於老年其意亦猶是爾故公之施於用也篤
固而不搖勇鷙而善斷雖職居散地實密贊化機一
及掌頃國勢尊安權姦自是而屏除政治自是而康
乂古之所謂社稷臣者於公殆庶幾矣然自聖元混
一四海垂及百年大江之南常布之士品登第一而以勞
烈自見者豫章王文憲公文海吳興趙文敏公孟頫
長沙歐陽公玄及公為四入或以文學顯融或以政
事著稱事固有殊道則一也其沒而不返者既皆有所
論述以表見於世公其可獨少乎公之子志道及其
孫士諤恪奉先戒不敢乞銘於人以濂嘗受業淵頴
先生之門而志道又從濂學最久因以事狀惓惓為
請濂也不文幸獲受知于公雖契家子姓特容以賓
禮見義固不敢辭謹采天下之人所誦言者為文一
通附諸家乘之末不敢抗之以為高按之以從卑唯
務稱其實而已他時執史筆者尚有攷於斯焉至正
丙申八月將士佐郎新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宋濂述
故翰林侍 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同知 經筵事金華先生黃公行狀
先生諱潛字魯卿姓黃氏黃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
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家浦江景

珪生琳娶忠簡宋公澤之女弟始遷于義烏琳生中
輔力學尚氣嘗當秦檜枋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獨
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磨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
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嘗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
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迪功郎累贈朝
散郎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
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
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
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堦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
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
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
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兵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
父請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
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
江夏郡夫人初迪公府君之外孫女王氏婦儒林郎
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
生中奉府君及嘉議府君以疾廢故朝請府君俾育
之以為子儒林公安吉宦家嘉定十六年進士朝奉
郎伯虎其父也慶元二年進上中大夫直寶謨閣太

府少卿擘其大父也童夫人任先生時夢大星煜煜
然燿于懷歷三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
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
踰戶闔受之以書詩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筆
頃刻數百言嘗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
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
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
留受業弱冠西游錢唐前代遺老與鉅工宿學先生
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詳暨還文居從仙
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為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
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
吏就試皆中其選已時復退隱于家延祐元年貢舉
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賦鄉闈時古賦以太
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永
綽然有古風特寘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
大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辭甚剴切讀卷官
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
主選吏以為白身捕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
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年期會有
詔改鹽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使

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闕四載以
功超一資陞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
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進階儒林郎丁外
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父請補
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
生始六十有七不候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
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服
除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
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
薦之被上旨落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
同脩國史七年夏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擢兼經進
官召見於慈仁殿慰諭良久八年夏四月陞侍講學
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
年夏四月淳上章求埽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
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共前職十年夏四月
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為言于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
已具而不入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
公達世躋躋適時方承制司黜陟之枋移書起先生
商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于繡湖之私第

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
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朱濂傅藻等咸來
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塋于縣東北三里崇德鄉
東楚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
年甲科進士從仕卽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困金之曾
孫文林卽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塲沂之孫將仕
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
塋焉子男一人梓用廢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
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清適惠州學正陳克讓與俱
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瑋珂所著書有日捐齋初稟三
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
在寧海時縣地瀕于鹽塲而亭戶持其不絕于有司
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萌之隸漕司洎財賦府者
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
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夫者及誣
夫前子所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
偽卒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遂沈
監于河帥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
有在盜籍者謀為劫斂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
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為之疏剔以

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
士恒行縣窵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為黜其
以賄販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
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十百
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
以瀆冢自名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
敢重有辭歲大旱禱于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
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羊在石堰視亭場為
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
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
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
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
塵弗汙先生性篤孝于親親歿營冢域於三釜山有
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
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
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
鄰有急覲得片言為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
機其絕物先生謝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為吾
私親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
衣時又憲嗜欲用臨強仕之年即獨榻于外給侍於

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咏其間終日忘去其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斷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壹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而畧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下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三二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爲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盈于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誦人傳雖絕徼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感弃以爲榮世之議者謂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俊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事五朝晚

乃入侍食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惟疑然獨任斯文
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
鉤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于出處大
節尤人之所難能者年未七表而謝事暨群公力薦
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倚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
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
之道蓋無愧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蹕蹕可傳
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錫謚立傳濂從先生遊垂
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
于太常國史然鉅細詳紀不敢效古書法為簡嚴者
存其事之白以俟後撫也謹狀至正十七年十月一
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凝熙先生聞人公行狀

公諱夢吉字應之以諱行姓聞人氏相傳出於漢太
子舍人通其後裔遷居於蜀有諱韶者為娶之金華
縣令遂為婺人縣令生逸孫以儒學教授温州娶三
生誥老能傳父經為知名士晚自號桂山翁翁生始
三歲而教授君工王後去適項氏翁鞠於其家因從
其姓及長娶劉侍郎諸孫女而生公乃以公還氏聞
人云初鄉先達定庵魯齋二王公崇尚伊洛之學金

鳴而玉應宮奏而商先倡明道要號為極盛翁往來
咨叩而待之定庵者為最深翁知公有異質父子自
為師友晝夜飭厲之公亦上承翁志不出郊坰者十
年一日有約遊城南者所履黑履久弗御革底為穿
故凡七經傳疏悉手鈔成帖義理所在深體密察微
如蠶絲牛毛剖折靡遺積之既久神會心融訓故家
之說有紛拏未定于一者公別其是非如辨白黑四
方學徒或執諸經問辨公為歷陳衆義而折衷之不
煩餘力辭猶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君
子稱之恭定丙寅公以尚書舉于鄉上禮部不利公
無幾微見于顏面益進脩弗懈時有司以解額太嚴
密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為匡山山多髯松彌望
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蘿份份披披橫專數
十尋嫩綠可燕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前胡
及杜蘅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之新結庵
廬其間菴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潛于其中
雲英英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無津
涯大風東來輒飄去君復為搆烟雲萬頃亭庵之東
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峰巒益峭刻氣勢欲連霄漢南
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為搆唯天

此下另是一文○

在上亭庵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翠沉沉撲
人陰颯一動雖當烈火流金之候使人脩脩有挾纒
意君復爲構清高亭庵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迥爽
潔東西比諸峰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死無之可
琴可奕可挈尊壘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爲構環中亭
君詩書之暇被鶴氅衣支九節節歷蔣四亭中退坐
庵廬回睇髯松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注視之久
精神疑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
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吟萬松間屐聲鏘然合節
與歌聲相答和髯松似解君意亦微微作笙簫音以
相娛君喟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名其庵廬
云龍泉之士聞而疑之曰章君負濟世長才當闢
寇壓境嘗樹旗鼓礪戈予帥衆而禱退之蓋有意植
勲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庵若隱居者之爲將
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爲不足與而有
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夫植物之中稟貞剛
之氣者唯松爲獨多嘗昧昧思之一氣方伸根而蘊
者萎而斂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妍於一時及夫秋
高氣清霜露旣降則皆黃實而無餘矣其能凌歲寒
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邪是故昔之君子每托以

自厲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為伍則疑然有以自立及其為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為物議之所移奪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相悖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於出處間不可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巒光水色頗失故態栖栖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興懷君何時賦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伏苓烹之於洞雲間亦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遲君久矣

跋清源國師所書栖霞碑

代黃侍講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源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讀裴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為可徵每嘆其書罕傳於世今年春出游吳中始從報恩萬歲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予志於下方謹按國師以大曆三年受詔入內譯經為潤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寐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觀其遺刻法度森嚴神采奮發而國師之德容猶可藉足

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一或者
妄計其晚歲安住毗盧華藏必不復作如是游戲事
予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
萬象卷舒無礙寂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果覽又
毋徒弊弊焉索之於形迹之間庶幾目擊而道存也

跋鄭生琴譜後

宋季言琴學者多宗大理少卿楊公續續淳祐中人
最知琴一聞琴聲即能別其今古每恨稽康遺音久
廢與其客毛敏仲徐天民力求索之盛十餘年始得
於吳中何仲章家續因共定調意探九四百六十有
八為業霞洞譜一十三卷自時厥後徐之弟子金汝
礪復深憂其學不傳乃取續所未及者五音各出一
調一意一標總為十有五名之曰霞外譜而康之道
音至是無餘憾矣東白何君巨濟嘗受學於徐之父
子而浦陽鄭生瀛又受學於何君瀛因輯錄手彈者
分正外二調於譜各一卷雖不皆與汝礪所著者合
要其源委有自來矣近趙魏公號通音律自謂學琴
終身不悟其趣嗚呼琴亦難能也哉瀛尚勉之瀛尚
勉之

跋東坡所書肩子石硯歌後

右蘇長公所書肩子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密
國公家藏又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末
但書樗軒二字亦不著其氏名鄭君仲舒以讀者或
未之知也持以相示俾濼得以詳識之濼按蘇公此
歌為胡問作傳濼述公紀年其所為詩歲月多可知
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
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二月三上章
乞越州三月始得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此歌之作龍溪錢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
矣密國公者金之宗室名璣字子瑜與陵之孫越王
之長子所謂樗軒即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
幾與中秘等趙侍讀楊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
漳水野翁者武寧軍節度使酈瓊之子名權字元輿
安陽人故以漳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叙宦不達
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是兩人者皆尊
尚蘇學故寶愛其書為尤至觀其所鑒賞之言蓋可
見矣然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金之慕蘇
亦猶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
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即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
毋徒寘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為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毫遷鎮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令劉棻者因鑿移郡康筆於雄峭有劍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伯碩父鼎新齊侯鐔鐘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伯固二敦銘及此文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錄獨以筆畫類篆為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為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邪濂既手摹刻于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辨

跋耶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

右送劉陽門詩一章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之所作也王生於金明昌元年庚戌貞祐三年乙亥始歸國朝今詩後寫云庚子之冬則王年已五十一歲其事我太祖太宗兩朝亦二十有五年矣然不書曰某年而直題以庚子者蓋是時政尚簡質未有所謂紀元之事也距庚子不過二年而王薨矣此蓋其晚之所

作字畫尤勁健如鑄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於
斯亦可想見陽門諸孫師稷來為浦江主簿以此卷
求題目為疏其歲月如此若夫王之大節天下之人
皆能誦言之茲不復云

跋葛慶龍九日登高詩後

江栗沈玄替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余
詩後不着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悵然曰吾
愛此卷其見當世鉅儒多叩之鮮有知者聞公素稱
該洽願有以識焉予惡足以語此頗記謝先生言越
臺洞主名慶龍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為詩詩
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鈞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
諸公貴人燕饗方樂或為具紙無問生熟連幅十餘
慶龍睥睨其間酒酣落筆颯颯不自止皆鵬塞海怒
歛起無際然為人簡躁喜面道人過壺有所作即發
洩無留隱非知其磊落無他腸多疏之性嗜聞音樂
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樂王磬鈴醉後自揚扇撼之
閉目坐聽殺殺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晚尤落魄依
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過者必祝以為有神
慶龍悅之刻已像洞前自稱為飛筆仙人越臺洞主
死之日遣言王主簿我死當葬我葬我必於是洞且

用儀衛鼓吹為導使樵獵祝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為
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測其意出語頗
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為詩之仙鬼云今觀
此卷所作雖雜於幽澁而其奇氣橫發直欲騎日月
薄太清視爭工於組織綉綴間者不翅猿鶴之於蟲
沙有如慶龍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備道謝語書
而歸之使知慶龍亦非躑躑媚學輩可及則其不為
慶龍者又丁得耶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畊

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得治蜀之事為
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為最著紹興中公為川
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
興州大安軍行祭田之法所管至二千除糧種分給
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
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
移司蓋曷以便餽運繼脩管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
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
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
萬緡以救錢引之乏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

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椿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敷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閩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橫飲臧悍將服其效乃童童如此信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已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其忌於檜士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方為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為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論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為倉部即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溫林為相雅欲相鈞致亦不肯就及溫林罷

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必書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里後學宋濂謹題

跋匡廬結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方弗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觸人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脩靜也一人歛容而聽之者

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杖策徐行而
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屨搢衣笑
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巴且林下
者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瓜豎二指者
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拂坐陀下者宗
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低首作禮而為貌甚恭者僧
曇順也其一人皆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
讀一人美髯而及頤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
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
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
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脩
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于時者也
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
遠不共時者蓋晉有兩脩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也
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管士
大夫往往不仕托為方外之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
皆一時豪傑其沉溺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
有之群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
斯言撫圖流涕

跋俞先輩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宋季時有孫君者其先居富春因自呼富春子七歲而病瞽遇異人授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之術其於萬物始終盛衰恒於音決之周坦末第時坐于觀橋市肆厲聲詬僕孫君聞其聲往揖之曰狀元何怒邪周以其給已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揚克齋同鄧中山遊虎林會孫君亦至揚戲君曰我何如人孫君曰公貴人也曰我食祿乎抑曰衣也白公自慶元初類試調瀘川尉浮沉久之歷知晉果二州矣何謂白衣揚大驚復問曰吾祿止是乎或未也曰不乂即遷大理少卿再典一大藩却從方外之士遊爾已而由理官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遂主管千秋鴻禧觀以終江子遠舍選出身教授池州負氣好凌人當路惡之欲誣以罪孫君曰不可子遠雖少未易輕蔑二十年後必秉國均也其後言輒驗程吉公集客命孫君次第聽其聲聽已歷指曰此異時朝士也此異時院轄也此異時法從也此異時執政也傍有常布之士劉姓者聞其語夸笑之孫君曰汝何人乃敢爾邪或曰毋相慢此秘書丞劉公也孫君曰太白山老儒生耳烏能入秘書衆一咲而罷吉公籍記其言無一人差者其神奇徃徃類此惜乎為史蒿之所忌謫死遠方

也今去孫君未百餘年故老凋落殆盡人罕有知其
事者狀觀俞先生用中所述猶可見前輩聞見闕肆
有非安於寡陋者所可企及如瀛不敏於先生無能
為後今因孫君六世孫朝可求題遂以舊聞附於先
生論著之後以補其所未足焉若夫孫君所言趙錄
已訖三元春典鄉郡李全貢王柱斧及詐假布囊四
字太史氏嘗錄之今不敢瀆告之也孫君名守勞先
生謂為高榮意其筆誤或別有依據云

跋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為賈
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
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
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守贛僅踰年當德祐乙
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
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潮為
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于燕則國朝至
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
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予因斥
去不暇顧未幾胡君習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
見寶王大弓於先王之世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

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跋長春子手帖

右長春真人丘公與其弟子宋道安手帖首言吾宗承傳次第非一朝夕者蓋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抃抃授白玉蟾玉蟾授彭相此則世所號南宗者也巖授金之王喜喜授七弟子其一即公餘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鈺及鈺妻孫不

二此則世所號北宗者也又言全真之名自知明者始者知明喜之字也咸陽大魏村人允三易名字初為中孚允卿再為世礎德威合今為三也大定丁亥閏七月十八日知明抵寧海州鈺之夫婦首師事之遂築室於其南園題曰全真庵四方學者咸集自是允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云又言已至大雪山之陽棲霞之事如何者棲霞觀名也公以興定己卯受詔見我元太祖皇帝於祭蠻國弟子十八大師皆從庚辰二月入燕城辛巳三月踰嶺而北七月至阿不罕山留道安等九人立棲霞觀壬午四月見止大雪

山之陽癸未五月辭歸帖言已至雪山則決在壬午
歲夏秋所遣也公雖寄迹老子法中而心實欲匡濟
斯民天道好生惡殺之言未嘗去口是以上簡帝知
寵賚優渥金虎玉符照耀林谷亦可謂極外臣之榮
矣觀是帖者尚當如天書雲篆改瞻易視毋徒弊弊
焉寘議於筆墨之間可也公名處機字通密世居登
州初隱崑崙山烟霞洞後主京師長春宮嘗自號曰
長春子云至正甲申三月乙卯日瀛記

跋葉信公五帖後

東陽許仲文以先世所藏西澗先生葉公鎮之五帖
示瀛瀛頗記先生以咸淳壬申除少傅右丞相兼樞
密使不拜詔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
十月改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又不拜未幾召為
少師太乙宮使今第一第二帖以少保觀文等職入
銜則壬申癸酉歲所遣正許君初權寧海令時也第
三帖言許君愛人戢暴及薦牘之事雖不知為何時
當在許令莅官之日計稍後於前一帖爾第四帖即
前帖內幅其第五帖先生與弟竹友家書末言許權
令解印去則最後者也竊惟先生正位台司屢挂權
姦直言峻行無讓古人在田里時乃獨惓惓於一許

令令之神明之政亦能上答先生之知上不做下下
能承上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今之子孫
能寶藏五帖於兵燹之餘其亦賢者之澤哉旅邸無
書可稽姑即舊聞疏之不能保其無差舛也史官金
華宋濂題

跋三官祠記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凡七百有餘言今
藏道士白虛顥家虛顥裝潢成卷俾予識其後按漢
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
道其法畧同而魯為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

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
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
著山上其一糝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
三官之名實昉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
大亦兩間一物爾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為三
是必有其說矣公執文章政柄呼喻一世乃議不及
此而鋪張鬼神之精狀一切歸諸道家公之立言誠
未易窺測哉虛顥往南陽見著絳帕頭鼓琴焚香者
幸以公文問之

跋法華經

烏傷溪上有一居士傳姓權名欲報母德無以自效
一旦思惟如妙法華實經中王至誠歸依當得分願
乃筆成卷乃鳩衆緣鑿千文梓用廣流通無相居士
雖喜讚歎為說偈曰如來三輪不思議五時演說度
迷情惟此法華真正門獨能廢權而立實四味之麤
皆已盡一乘之妙乃圓融從茲無二亦無三是則名
為最上乘若曰小大不相即不識何以攝群機欲暢
如來之本懷舍此莫求真實義粵自三譯來震旦塔
廟在在放光明譬如日月行中天不分淨穢皆照了
須知不假身外求心佛衆生元不別常境如如本無
相常智寂寂亦無緣三觀三諦皆現前不分後先與
中外居士欲報慈母德繕書入梓以流通一一毫端
現諸佛熾然說法遍十方見聞無不起信心共入毗
盧華藏海

跋戒環師首榜嚴經解後

首榜嚴經其立題凡三一名編如海妙蓮華王十方
佛母一名悉怛多般怛囉即白傘蓋無上寶印清淨海眼
灌頂章句合今題而為三其本指則五以人法為名
常住真心為體圓通妙家為宗返妄歸真為用上妙
醍醐為教大槩欲使衆生開圓解立圓行登圓位證

圓果而已若稽其何時所說其在法華開權顯實之
後涅槃扶律談常之前乎蓋波斯琉璃之異代持地
耶輸之所證左右參驗誠足取信所以長水璿孤山
圓長慶嶽泐渾月諸師號為科判名家未敢有易斯
說者予在虎林見五臺沙門善攝解本獨判楞嚴在
槃若之後法華之前心雖竒其說而頗意其為一人
之私言今觀溫陵戒環師所論正與善攝同其謂阿
難既於法華諸漏已盡不應於楞嚴未盡諸漏而經
中言最後垂範實榜嚴法會之最後非臨滅之最後
諸說發善攝之所未發予竊自嘆玄理之在人心雖
南北之殊風土頓異而其不隨物以變遷者未嘗不
同情予儒家者流弗悟健相分別之理無以知其孰
淺而孰深也謹用識其立題本旨及異同之說於卷
末具金剛觀察知者當能有以決之

跋金剛經後

先佛所說大部般若合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會而
此金剛經實當第二處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姚
秦鳩摩羅什此云童壽
天竺人始用華言翻定元魏菩提流
支陳真諦隨笈多唐玄奘義淨相繼各有所譯號為
六家唯什本詳略適中甚得義趣而梁蕭統復分第

為三十二故今特盛行于世其二十一分增多六十
二字即非什本而後人據五譯以鈔入之爾世之名
僧達賢銓釋此經殆且百家獨無著天親二論師配
一十八住斷二十七疑允合先佛微如第一真實了
義濂欲據之作集解一部病於烽火未息志莫能遂
因繕錄成卷寘巾箱中朝夕玩繹庶幾了空名相洞
明覺地他日於一毫端現諸萬象破種種迷成種種
智尚未為晚也至正十八年四月初一日無相居士
金華宋濂題

非非子縣解篇引

非非子廬於僊華山下幼不嗜書讀魯論未終篇棄
去尋學鍊金碧凡還寶冊斲丹房如方榻中麈容坐
而述古僊人辭於四周澄坐其間身如槁木不動
聒聒不能禁輒下榻僵立達旦如斯者七歲允堪與
氣化之原事物盈虧之數神鬼幽顯之秘似不能越
其範圍又久之若有物鯁其中芒角森然膠刺肺腑
必吐去乃暢於是濡毫著書燁然成文老生宿儒或
有所未及而其藻思之奮發若山下出泉涓涓而不
斷若獨繭之抽愈出而愈不窮既成書自號之曰非
非子縣解云金華宋濂讀而疑之曰子自稱為非非

孰非之耶以為人之非子耶則子為非而人為是以
為子之非人耶則子為是而人非非者固非而非之
者不尤非非耶是故有是則有非無非則無是是其
所非非其所是非其是是是其非非是是者固二而
非非者果能一耶碎諸髹凡焉人以其文墨也而
不知其質皦皦也皦皦者謂之白如其墨墨者何墨
墨者謂之黑如其皦皦者何惟黑惟白惟白惟黑惟
白而黑黑非白乎惟黑而白白非黑乎亡白白則黑
黑有有黑黑則白白無欲白白而黑黑寧黑白而白
黑也雖然此猶以迹言也吾本為白而黑何加焉吾
本無黑而白何形焉是謂白黑忘矣白黑忘而有亡
齊矣有無齊而是非泯矣是非泯而非非者絕矣非
非者絕則天與人凝而合矣此之謂葆純此之謂熙
神此之謂物冥若是何如非非子咲曰始吾學道物
我而我物也繼而唯我我在今則吾喪我矣我我且
不我又何有非非者乎子言良信也瀛亦莞爾一咲
為繫其說於篇端非非子鄭姓源名婆浦陽人生貴
人家能堅厲入道大夫士服其操行奇勁云

續志林小引

志以林名者何言多也所謂林者豫章鼠梓樹桂檇

榎之屬皆在焉通曰林而不別言之何明所志之不
一也所志不一其言續者何昔之君子嘗掇以名書
續之所以繼也繼則繼矣其不同者何一以資多識
一以備民秉所以異也文垂世行遠者也彬彬然諧
彪彪然炳斯可矣子直而不婉柰何天文之昭也地
文之著也人文之烜也我則不敢知今之所書其事
核其辭質其理足為天下勸如斯而已矣吾聞古者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職也故國無小大皆有之子職
非史也其躡而僭之何史官失職久矣國乎史曷若
家乎史國私而家公也使天下之人家得史之人庶
乎知法戒也奚僭為然則子所書皆善勸矣如懲
何善惡備書史也舍惡錄善志也善者勸惡者懲矣
曷為而不可也斯志也其言或不能盡徵者何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信其信疑其疑可也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文句引

實際理地不染一塵罔在於心明萬事明中不離一
法必資於言解此古今之通義也昔我三界大師從
梵率天化成白象冠日之精降神於維羅衛國苦行
於伽闍山中得無上道成最正覺蓋憫大地衆生不
知真性染纏便以成有漏逐色聲以陷於妄泊沒死

生弗能解脫於是坐寶蓮華師子之坐演說無上甚
深妙法開頓漸之正門垂摧寶之秘教甘第四時廣
宣諸般若經而大部般若合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
會所說顯之以五蘊以摠其綱申之以十二處以覈
其變廣之以十八界以極其趣小無不該大無不統
誠所謂冥衢之燈燭業海之方冊也撮其樞要實惟
心經是經凡三譯今世所傳二百五十八言者乃真
觀間三藏法師玄奘所翻攝須彌於一毫芒歟溟渤
於一涓滴其神功浩浩乎不可思議是以歷代寶之
如摩尼珠為之注釋凡百十家溺教文者曲引傍喻

自相疑難其失也蕪尊禪義者逐字為訓辭荒意幻
其失也鄙務高深者獨研大旨盡六微文其失也簡
安淺陋者不知序前後失倫其失也雜殊不知了空
法塵聿依佛智皆不出手是經雖法華十萬餘言華
嚴四天下微塵數品廣畧固殊旨義無二柰何以至
精至微之典而以小德小智之見輕測真業妄談般
若也哉如濂不敏粵自壯齡頗閱三藏諸文於是不
量蕪陋為之訓解蕪者剔之鄙者雅之畧者補之雜
者一之裁成文句一卷摠數千言宿學之士其亦何
事於斯庶以便初機者爾或者則曰三千性相盡屬

空名一實境界諸念不立何為執滯於教體之間哉
是不然渡巨河者必用筏以濟見明月者須假指以
標若欲廢法觀空因空顯性何異采蘋於山椒而求
魚於木末也不亦偵乎雖然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
露真常不拘文字苟徒隨語生解其去一真薄伽梵
地益益遠矣忘白馬之舊馱焚青龍之新鈔必有蓋
世人豪者興瀛日望之至正元年正月朔日幅巾男
子金華宋濂引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
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
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
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
勝之和以誘之盛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
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擷其玄
精嚙其芳叟搜其闕逸略其粗滓約其枝蔓引觚吐
辭頃刻萬言而不知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
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
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鷲
寘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逮逮然

察察然獵獵然千變万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
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
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
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
畧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
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
功之儒融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
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
世法行足以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
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
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
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
勝質纖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嵇周列禦
冠是也肆情縱起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
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
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合傳會乖墳典不
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
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
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
也其備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

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脩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卽謂儒有小大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臯陶伊傳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調息解

越西有僊華生遯跡林垆槁木其形儲思於玄元之域游神乎大清之庭然猶慮夫尸蟲未戢龍虎未攫金鼎未固流珠未明悵鶴駕其已遠累行雲於紫城於是謁玄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粵之罇秦之廬燕之函胡之弓車雖號淺藝皆承師資况以大道之奧百靈之腴琅笈有所秘瓊簡有不書先生葆乎玄則鍊乎真滋幸啓其隱為予詔之玄素先生曰上堪下

與二氣與俱漚鬱必第鴻網傑池運行不已誠信以
時日以里計九十萬餘苟譬其素災異紛蕤維人之
生法乾之樞肖坤之儀委清受寧發神吐竒晝動夜
旋綿延若絲一萬三千五百有疇執神之麾幹精之
義其入則喻其出則噉莽爾勿驅迅馬勿馳勿抗而
崇勿按而庫純乎玄潛盜如春熙儻失其養朋慮所
遙焦火凝冰淵淪天飛恣睢無際涉歷泚瀟斧斤日
加貞陽則罷生方有志於玄學盍慎所之僊華生曰
息之宜調則既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所始乎玄素
先生曰善哉問也夫千章之木紛溶箭筈上摩雲漢
者以其根也百川之水宛潭膠韃東達滄瀛者以其
原也息之在人也亦然離離幽幽如器斯盛旭旭許
許如橐斯鼓不西不東宅于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
通不下不上混然無象潛與神符豐勸勸所謂太
乙之晶中黃之高水火之竟坎離之門神靈之所營
太和之所蒸皆於是而大凝鄴鄂既立陰陽闔闢元
嬰載皇與姦囊手赤蜺如璜珪于玄門以九儀為車
以六氣為轅策玄應而迴流亘天地而長存不亦侈
且騫歟然而神有弗授人有所疑上智問之力行弗
隳下愚聞之斥以為非或流旁蹊忘彼九爐十架七

墓八石六芝烹永煎鉛噉津始脂有一于此命其殆
而生宜法乎自然而守之以無為僊華生曰質具陰
陽數分生死譬諸晝夜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毋乃
與造化戾邪玄素先生曰子謂天地非陰陽邪曷為
不見其終也人雖藐然與天地參一氣乘之並立而
三天地久長人胡有死特所養者非其道爾西河鮑
公汝南爰支九息青谷三鍊赤湏若斯人者皆闕世
靈長而不少衰燦火遇風其銷必疾玄石沈淵千齡
不泐齋精婦室久視弗忒生不見夫玉靈乎閉氣內
食以存其息浮游迴光靡所傾側况有至靈而不物
於物者乎生過矣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美
矣至矣予竊聞之雨露之所潤功存庶彙君子之所
志澤及黔黎先生懷負明德進用明時宜拓化原以
乘政機使陰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戢而文教施則其
所調又不止一己之私若是何如玄素先生嘽然而
笑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乎旨哉僊華生退於是
次第其語以書先生之軒

